

从目的论看李照国先生《黄帝内经》的英译

王 娜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瑰宝,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内经》反映了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将《内经》这一中医学古籍的代表作品介绍给全世界意义非凡,很多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李照国先生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两度翻译《内经》,可谓这个领域的一位专家,译文也通俗易懂,受到好评。然而,其译作中一些具体的翻译,是否贴切传神为译文读者所接受,值得商榷和探讨。本文拟从目的论的角度,来探讨笔者对李照国先生《内经》英译版的一些看法。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功能派学者 Hans Vermeer 提出了 Skopos theorie,即目的论。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活动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应在译入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但翻译活动可以有多个目的,这些目的进一步划分为三类:(1)译者的基本目的(如谋生);(2)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3)使用某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的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式)。但是,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即“译文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交际功能”。因此,译者应在给定的翻译语境中明确其特定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来决定采用何种翻译方法。至于翻译的标准,目的论用充分性(adequacy)而非等值(equivalence)作为评价译文的标准。在目的论理论框架下,充分性指译文要符合翻译目的的要求,“在翻译过程中以目标为基础选择实现翻译目的的符号”。这是一个与翻译行为相关的动态概念。^[1]

《内经》翻译的目的是什么?是以一种文学书籍文本翻译给西方民众,还是以医学书籍的面目呈现给海外有识之士?对此,李教授在其《内经》译著前言中

有这样一段论述:“《内经》……对国外医学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日本和朝鲜的医学,都是以《内经》的思想体系为其理论核心的。近世以来,《内经》引起了西方许多国家的重视。”不难看出,李教授在翻译之前,就确定了偏重于《内经》所承载的医学价值。换言之,他的翻译目的应该是侧重于向世界传播中医学传统医理知识,而不是宣扬古典文学的文理格式,因此,这样的翻译目的就决定了译者应该淡化晦涩难懂的古文形式,深化模糊的中医学概念,得“意”忘“形”,以增译、释译等多种方法来促进读者的理解。然而,李教授却在他的翻译中提出了“译古如古,文不加饰”的原则,并强调以直译为主。《内经》原文国人能懂的为数不多,把所谓“古色古香”《内经》英语译文摆在洋人面前,是否有强人所难之嫌?这就仿佛把中国古典诗歌用拼音标注,或是逐字译出,难道西方人就能感受到它的内涵美感吗?李教授的这一翻译原则是否符合他传播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目的,又是否符合当今海外读者对《内经》译文阅读与理解的实际需要呢?答案有待商榷。为此,笔者就李氏《内经》译本中在翻译处理的手法上,从目的论的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拙见。

1 符号的使用 弗米尔在提出目的论时,还提出了连贯性(coherence rule)和忠实性(fidelity rule)两大基本原则^[2],其中连贯性(coherence rule)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的标准,即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能够使接受者理解并在译入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语境中有意义。然而,李教授译文中某些符号的使用却使他的译文违背了这一原则。李照国教授在翻译《内经》时,填加了三种括号,并在书中介绍了这些括号的用途,如圆括号“()”所括内容为某术语或概念的现行译法或解释,如 Jing(Essence),而大括号“{ }”所括内容为由于年代久远辗转传抄,《内经》所产生的衍文。笔者对这两种括号的使用并无异议,而对于方括号“[]”的使用是否必要有不同看法。李教授在序中特别提到了方括号“[]”的使用:“由于古汉语的表达特别简洁,翻译时若不增加字词,有时很难使一句话结构完整…像这样…增加的词语,译文均置于‘[]’之中。译文中频繁

出现‘[]’的确有碍观瞻,但惟有如此方能保持原文的本意,使读者理解何为原经文之语,何为注解之语,从而防止衍文的出现”。既然有碍观瞻,那么“[]”是否必要呢?其实中西方语言有很大差异,如英文往往要求句子的完整性,正常情况下主语是不可或缺的。而中文常常以简洁凝练著称,任何形式的句子成分都有可能被省略。为了解决这一差异,译者在翻译中使用增词,减词等技巧都是极为常见的,其目的就是使译文能够符合译入文化的语法要求,使读者能够理解,而这样的改变并不会引起原文意思的改变,又何来衍文呢?李教授在译入语中增加这种不符合译文规范的特殊符号,以期达到其所说的“译古如古”的目的,然而这种做法会使译文读者产生阅读障碍,无法达到真正的交流目的。其次,古汉语真地能以此手法进行语际交流吗?辜正坤在《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文中说到:“凡属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区别于他种语言)的东西往往都不可译”^[3]。翻译中原语的有些东西是不得不“丢失”的,但其内在的通顺流畅和节奏感是不能缺失的。至于西方人要想真正明白古汉语的魅力所在,最好是学好中文,理解中国文化,或者译者找到合适的形式来翻译,如用西方古文的形式来翻译,否则仅仅靠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一些人为的符号,只会使译文句子分支离破碎,违背连贯性原则,导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迷惑。

2 音译与释译 与传统“等值观”不同,“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而是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根据各种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the ends justifies the means”^[4],即所谓的“目的法则”。李氏翻译版本中提出,“在主要概念上,音译为主,释义为辅”,认为以此能最大限度的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旨。然而由于中医学概念的模糊性,有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会出现不同的意思,应根据情况给出不同翻译。而李教授为了避免衍文,千篇一律地将其音译,这样虽然达到了译文与原文形式上的对等,却很容易引起读者误解。如《内经》中常出现“气”的概念,这个“气”有时指邪气,有时指正气,有时指肾气,有时指胃气,不同的气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思,应该有不同的翻译,如《灵枢》中“阖折即气绝而喜悲”^[5]的“气绝”本意指的是肝气阻绝于内,而李教授将其翻译成了 [If the activity of] closing is broken, [it will lead to] exhaustion of Qi, [frequently causing] grief. 这样笼统地把肝气简译成“Qi”,会不会引起读者的困惑和疑虑,值得商榷。再如李教授在其译本中

将“气下乃至”翻译成 [When] Qi recedes, the needle is withdrawn。并将“Qi”注释为“Xieqi (邪气, Evil-qi) or pathogenic factors”。原文本意是邪气一退便可拔针,笔者以为这里的气应译成“Evil-qi” (pathogenic factors) 较为妥当,无需再加以注释。中医学概念一词多义的情况很常见,对其中的中医学概念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地采用音译,而要根据词汇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意思进行翻译。

3 直译与意译 目的论提出翻译目的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那么《内经》该使用何种策略,是直译还是意译,就应该取决于翻译目的与交际实际需要。李教授在翻译《内经》时提到要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然而李教授翻译的《内经》,作为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之一,其目的应为准确地向海外大众传达中医文化,使海外读者更加了解中国。因此,在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不熟悉的中医知识,意译显然比直译更能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在交际实际需要中,中医古籍翻译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内经》仅靠直译无法达到其翻译目的。首先中医古籍的语言过于凝练;其次文中提到很多中医学相关知识,不加以解释普通读者根本无法理解,而且很多词汇在古文与现代文中的意思相去甚远,只求通过直译达到形似无法正确传达古文意思。这些现实问题就说明了翻译过程中意译以及增译、加释等手段的重要性。“目的论”的忠实性原则 (fidelity rule) 提出译文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译文的目的是译对原文的理解。而李教授在译文中某些地方采用的直译和“文不加饰”的翻译方法不但没有达到忠实原文,反而引起了读者的误解和迷惑。如上文提到过的“阖折即气绝而喜悲”,“气绝”在现代文中的本意是肝气阻绝于内,即: block of liver-qi inside the body。李教授却将“气绝”直译成 exhaustion of Qi, 这样的翻译其实是误译,又怎能说是达到了忠实原文和服务海外读者的目的呢?目的论认为翻译活动的主宰不是原文,而是译入文化,译入语言和接收者,因此一味追求通过直译达到与原文的形似而忽略读者感受是否能够达到实际交流的目的,值得深思。下面引用李氏翻译版本中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例 1. 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血,营其逆顺出入之会^[5]。(《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

李译: I am thinking of using the filiform needles to dredge their channels, regulate their blood and Qi and adjust [the activities of] Ni (adverse), Shun (due), Chu (going out), Ru (coming into).

译文中,李教授用了直译的方法翻译了“营其逆顺出入之会”。这句话现代白话文翻译是:调整经脉气血的顺逆出入,使之正常运行。李氏译文回译过来却是“调整顺逆出入这些活动”。读者会不会问调整谁的活动?这句话和前文又是何种关系,译文中都没有交代清楚。就忠实原文的形式来讲,译文确实做到了,但就服务读者的目的来说,可能相去甚远。以增译的方法拟译为...so as to make blood and Qi flow through the channels smoothly in direction of Ni (adverse), Shun (due), Chu (going out), Ru (coming into).

例 2. 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5]。(《灵枢·根结第五》)

李译:[If the pulse] beats fifty times without intermittence, [it indicates that] all the Five Zang-Organs are nourished. [If the pulse] beats forty times with one intermittence, [it indicates that] one of the Five Zang-Organs has no Qi.

(注释):“one of the Five Zang-Organs has no Qi” means one of the Five Zang-Organs is abnormal.

原本本意是:人体五脏从上到下的顺序进入人体,如果脉搏跳动五十次而不间歇就说明每个脏器都得到了气,而当脉搏跳动四十次就间歇一次的话,就说明气到不了肾脏就回去了,肾气就没有了。译文中把“五脏皆受气”译为“Five Zang-Organs are nourished.”即五脏都受到了滋养,然而受了什么的滋养并没有提到,所以这样的译法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文章的原意。后面“一脏无气”被直译为“[it indicates that] one of the Five Zang-Organs has no Qi.”并被注释为“one of the Five Zang-Organs is abnormal”。不管是译文还是注释都没有清楚阐释原文的本来意思,也没说明这句话与上句之间的联系。拟改译为:If the pulse beats fifty times without intermittence, it indicates that all the Five Zang-Organs are nourished by Qi which flows through the body. If the pulse beats forty times with one intermittence, it shows that one of the Five Zang-Organs doesn't get Qi's nourishment.

米尔德里德·L·拉森(Mildred L. Larson)在其

所著的《意义翻译法:语际对等指南》一书中提到:“翻译基本上是改变形式(a change of form)……是用接受语(目标语)的形式代替源语的形式。语言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是不同的,译者所要翻译的是深层结构,即意义,而不是表层结构,即语言表达形式。”^[7]翻译中如果只求在形式上的忠实而忽视内容上的一致,是达不到真正的“信”的。大中华文库中英译《内经》,其目的在于向海外大众传播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知识。为实现这一目的,就要从读者的实际出发,以读者的理解能力为准绳,力求达到解惑。所以不能一味追求对等,应适当采用意译,增译和加释等手段准确传达中医知识。另外,译者要想准确传达中医文化,就要做到准确理解古文,以古文的原意为标准,不能望而生意。否则,所谓的直译就变成了误译。

翻译《内经》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正如李教授所说,这个过程犹如攀登蜀道,“使人听此凋朱颜”。所以,《内经》译本的完善仍然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讨论,笔者在此提出一些浅薄的意见,希望能为将来出现的经典的《内经》译本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Vermere H.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74.
- [2] Nord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9.
- [3] 辜正坤.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374.
- [4] Vermeer R. 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4: 101.
- [5] 李照国.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黄帝内经·灵枢 [M].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2, 103, 106, 114.
- [6]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 [J]. 外国语, 1998, (2): 12 - 18.
- [7] Larson ML. 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 [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45.

(收稿:2013-12-05 修回:2014-06-04)